

寅十三、事邊際所緣作意

事邊際所緣作意者：謂由此故，了知一切身受心法所緣邊際；過此更無身受心法。

這是四十個作意的第三科、解釋；第一科「標」，第二科「列」，現在第三科解釋。解釋裏邊，現在是第十三科。

「事邊際所緣作意者」，這個「事」就是因緣生法。因緣生法；這個五蘊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，這都是因緣生法。這個因緣生法當然是有漏的，這種有漏的因緣生法有它的邊際，觀察它這個生、滅的邊際的變化的作意。當然這等於是個緣起觀。

「謂由此故，了知一切身受心法所緣邊際」：由此「事邊際所緣作意」，就是止觀，由這個止觀的觀察；當然這裏邊先是聞思的學習，在禪定裏邊修止觀。由此「了知一切身受心法所緣邊際」，「身受心法」就是五蘊、色受想行識；有了五蘊當然也包括十二處十八界在內。「了知」就是通達，通達這色受想行識的「邊際」；色受想行識是所緣境，觀察它的生滅的邊際。「過此更無身受心法」，所有的有為法都包括在內了。所以「過此」超越了這身受心法的範圍以外，就再沒有身受心法了；所以這是一個「邊際」，這個邊際就到此為止了。

《披尋記》三八二頁：

事邊際所緣作意等者：謂若所緣盡所有性、如所有性，是名事邊際性。如下〈聲聞地〉說。（陵本二十六卷十五頁）此性身受心法所緣邊際，當之亦爾。

「事邊際所緣作意等者：謂若所緣盡所有性、如所有性，是名事邊際性」。這個「若所緣盡所有性」就是包括蘊、界、處；這「盡所有性」就是這裏這個意思，就是這麼多，過了這麼多以外再沒有了，叫做「盡所有性」。這個「如所有性」是什麼呢？就是用苦集滅道四諦來觀察這個蘊界處：此是苦、此是集、此是滅、此是道。或者說是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，這麼觀察。四諦有十六行，每一諦有四種，四諦就有四四一十六，去觀察苦集滅道，觀察這五蘊、十二處、十八界。或者是一切行無常、一切行苦、一切行無我，住一切法寂滅相，這樣去觀察。或者觀察一切法都是真如相、一切法寂滅相，那麼這就叫做「如所有性」。就是這麼多的門、這麼多條不同的觀察，「是名事邊際性」，是名「事邊際所緣作意」，這個「所緣作意」就是這樣意思。

這樣意思，就是在修止觀的時候隨各人的好樂，或者是隨師長的教導，你應作如是如是觀，這是各式各樣的情形；但是就麼多了，超過了這以外再沒有了，是這樣意思，「事邊際所緣作意。」

寅十四、所作成辦所緣作意

所作成辦所緣作意者：謂我思惟如此如此，若我思惟如是如是，當有如此如此，當辦如是如是，及緣清淨所緣作意。

前邊有分別影像、無分別影像，就是一個止、一個觀；用止觀去修學聖道，或者修學世間的三昧。這個「事邊際所緣」是指所緣境的範圍；現在「所作成辦」就是這件事成功了，這止觀的修行圓滿了，是這樣意思。這個止觀修行的圓滿也分兩種：一個世間，一個出世間。「謂我思惟如此如此，若我思惟如是如是，當有如此如此，當辦如是如是，及緣清淨所緣作意」這底下是解釋「所作成辦所緣作意」的。

什麼叫做「所作成辦所緣作意」呢？「謂我思惟如是如是」這底下。這底下這個《披尋記》有一大段的解釋。這個《遁倫記》也有解釋，《遁倫記》的解釋和《披尋記》解釋不一樣。這個窺基大師的《纂要》上也有解釋，還是很多種的解釋。《遁倫記》是把窺基大師的解釋引來了，而這個遁倫法師他又引其他法師的解釋，所以這一段文有很多種解釋。

現在呢，我又有一個解釋；我不想用他們的解釋，我又有解釋。我怎麼解釋呢？「謂我思惟如此」這一段，這是世間修三昧的「所作成辦作意」；「及緣清淨所緣作意」就是出世間的，就這麼分這兩種。我這樣解釋的原因，就是在二十六卷，本論金陵刻經處的本子二十六卷第十五頁，那裏邊有說明什麼叫做「所作成辦所緣作意」，那裡有解釋；我就根據那裏的來解釋這一段文，也不是說我會想出來什麼方法解釋，不是。我就是用那一段文來解釋這一段文。

那這樣解釋，怎麼解釋呢？「謂我思惟如此如此，若我思惟如是如是」這是因；「當有如此如此，當辦如是如是」這是果。這個「果」就是前面這一句話「謂我思惟如此如此」，「當有如此如此」，隔一句；「若我思惟如是如是」這是第二句，這是因，它的果是誰呢？「當辦如是如是」這是果。前兩句是因，後兩句是果，是這樣子。但這個果怎麼樣講法呢？也很簡單，就是色界的四禪：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在因中的修行就叫做「若我思惟如此如此」，若我這樣子去修止觀，當有如此如此的四禪的成果出現了，就是這樣。若是我修無色界的四空定，修無色界的四空定，當然是先開始要修空無邊處定；修空無邊處定的人就是色界第四禪的人，所以空無邊處定的行者是在色界第四禪裏面修的，在色界第四禪裏面修這空無邊處定。空無邊處成功了，然後再修識無邊處定，乃至非想非想處定。在因的時候就是「若我思惟如是如是」，那麼修成功了就是「當辦如是如是」是這樣意思，就是成辦了四空定，無色界的四空定成就了。

所以這四句話合起來，就是色界四禪、無色界的四空定；你這位修行人肯努力修行成功了，是名「所作成辦所緣作意」，這個意思。這是世間的禪定，還不是無漏的聖

道；無漏的聖道是什麼呢？「緣清淨所緣作意」。那這要有出離心，要有苦集滅道，一切行苦、一切行無常、一切法無我、涅槃寂滅，或者發無上菩提心，觀諸法實相。這樣子修成功了，你斷了煩惱了；斷了煩惱的時候，「緣清淨所緣作意」，清淨就是真如，真如是清淨的。你成功了，你的身、口、意也清淨了就是聖人了；三乘聖道成功了的人，那麼他緣一切法的境界的時候沒有煩惱的現行，那麼這也叫做「所作成辦所緣作意」，是這樣意思，就這麼講好了。這是把「所作成辦所緣作意」解釋完了。

寅十五、勝解思擇等作意（分二科）

卯一、辨體相（分六科）

辰一、勝解思擇作意

勝解思擇作意者：謂由此故，或有最初思擇諸法，或奢摩他而為上首。

前面是第十三、第十四；第十三科是「事邊際所緣作意」，第十四是「所作成辦所緣作意」，這是這兩科。現在第十五科「勝解思擇等作意」，這個「勝解思擇作意」這裏面的事情。這一科分兩科，第一科是「辨體相」，「辨體相」裏面分六科，第一科「勝解思擇作意」。

「勝解思擇作意者」；我們昨天講過「勝解」，就是很有力量的，這個「勝」是很有力量的，很有力量的思惟觀察；不是浮泛的、沒有力量的一種理解，不是；是有力量的。修無常觀、修無我觀這個力量很大，真能集中你的精神在這裏修觀，那麼他就是深入的觀察無常的道理和無我的道理，或者觀諸法實相，都叫做「勝解思擇作意」。但是這個「勝解思擇作意」，在這裏面文上看是有兩種不同。「謂由此故」就是說這個修行人，由於勝解思擇作意的緣故，有兩種不同。哪兩種呢？「或有最初思擇諸法」，這是一種；第二種「或奢摩他而為上首」，這麼兩種。

這個「或有最初思擇諸法」，就是這個修行人他最初的時候，他沒有修奢摩他，他沒有。他一開始他就是思惟觀察色受想行識、眼耳鼻舌身意、色聲香味觸法，這樣去思惟觀察去。當然這個思惟觀察，是從這個經論裏面來的，不是自己自作聰明；從經論佛所開示的這個法門，依據佛所開示的去思惟觀察；最初他就這樣修行、觀察。

我們現行的流行的佛教的情況，就是我們佛教徒的情況，只是把經本打開然後去讀一讀，也可能會思惟思惟；或者是經本子合起來也小小的想一想，就完了，這件事就算畢業了。但這上面這話的意思不是；這意思就是經本上的學習之後，而又能在一個寂靜的地方，把世間上的事情放下，這些愛憎的事情都放下；愛的事情也放下、憎惡的事情也放下，在一個寂靜的地方專精思惟，這叫做「最初思擇諸法」。這是一個得三摩地、就是得無漏聖道的一個必須經過的一個過程，必須經過的事情。而這件事在我們現行的佛教上看，只是少數人有一點，多數人沒這件事，多數人沒這件事。

「或奢摩他而為上首」，這是第二種情形。這個人他對於佛法學習是達到了一個程度以後，他就修奢摩他，按照佛所開示的方法靜坐，制心一處明靜而住，遠離一切妄想掉舉散亂，也沒有昏沈睡眠而，能夠明靜而住成就奢摩他了。「而為上首」就是以奢摩他為先，奢摩他修好了然後再去修「勝解思擇作意」。這樣子成就了奢摩他之後，在奢摩他裏面去修這個「勝解思擇作意」，這個是修慧；前面「或有最初思擇諸法」，他沒有奢摩他，那就是思慧。先是聞慧，而後是思慧，然後是修慧，這是按照佛說的這個學習佛法的次第，這樣子說的。這是第一科，「勝解思擇作意」。

辰二、寂靜作意

寂靜作意者：謂由此故，或有最初安心於內，或毗鉢舍那而為上首。

這是說這「寂靜作意」。「寂靜作意」也就是修禪定，使令心寂靜不要浮動；「寂靜作意」也是有兩種。「謂由此故」，這是說一種修行人「由此」寂靜作意故，有兩種情形不同。「或有最初安心於內」，或者有這麼一種人，他最初他就開始把這個心放在裏面，不向外攀緣，不到色聲香味觸法上去攀緣；他把這個心放在內心裏面，找一個所緣境，就是修奢摩他寂靜住，最初他這樣修行的，就是「或有最初安心於內」。「或毗鉢舍那而為上首」，他最初先是修了毗鉢舍那，然後再修寂靜作意，或者這樣子。那麼這個人當然也是屬於修慧的，但是這個人先是以寂靜作意為主的。以寂靜作意為主，說最初是安心於內，或者不是；最初是毗鉢舍那為先，然後再修這個寂靜作意，這樣子。前面是依勝解思擇作意為中心，這個是以寂靜作意為中心；這個寂靜作意就是定，勝解思擇作意就是慧；一個是以慧為主的，一個是以定為主的。以慧為主的人，後來他又有加上了定；以定為主的人，他後來又加上了慧，是這樣子。有的人歡喜修學智慧，勝解思擇作意，他歡喜這樣思惟感覺到很相應；但是有的人不願意，他先願意修定，但是修定也好、修慧也好，一定不可以單方面，還要再修一個。以慧為主的還要有定，以定為主的還是要有慧的，這樣意思。

辰三、一分修作意

一分修作意者：謂由此故於奢摩他、毗鉢舍那，隨修一分。

這第三科「一分修作意」。「謂由此故於奢摩他、毗鉢舍那隨修一分」；這個「一分修」，人是不一樣的，有的人他歡喜這樣子，他不歡喜那樣子。那麼這個人「由此一分修故」，就是在奢摩他這時候他歡喜，或者他歡喜毗鉢舍那，我只修一樣，我不修兩樣，這是一種人這樣修。

辰四、具分修作意

具分修作意者：謂由此故二分雙修。

這是第四科。「具分修作意者」，「謂由此」具分作意故「二分雙修」；奢摩他也修，毗鉢舍那也修。有的人歡喜這樣子，這是不同的情形。

辰五、無間作意

無間作意者：謂一切時無間無斷相續而轉。

第五科這「無間作意」是什麼呢？「謂一切時無間無斷相續而轉」；你修奢摩他作意也好，你修毗鉢舍那作意也好，你單修一分，你雙修二分、二分具修也好；你想要有成就，你就得要「一切時無間無斷」。「一切時」，不管是午前也好，或者是午後也好，或者是上一個月、下一個月、今年、明年，你做如是修的時候，你要不間斷；不能說我告假三個月然後回來再修，不可以這樣子，不能這樣子。說是有人給我打個緊急的電話來，說是一定叫請你來，我們看那菩薩戒上也說，如果你自己修個殊勝的法門要修的話，你可以拒絕他，這不算犯戒的。所以一切時是「無間無斷的相續而轉」，一定要這樣子他才能有成就，這是「無間作意」。

辰六、殷重作意

殷重作意者：謂不慢緩加行方便。

這是第六科「殷重作意」。「殷重作意：謂不慢緩加行方便」，「不慢緩」就是不鬆懈；這個修止也好、修觀也好、修止修觀也好，就是要「不慢緩」。這不慢緩是不鬆懈，究竟什麼意思呢？就是特別的尊重這件事，拿這件事當一個重要的事情辦，就是很尊重這件事，那叫做「不慢緩」，就是「殷重作意」。也就是精進的意思，殷重也就是殷勤，一次又一次、一次又一次這樣做。前面「無間斷」是正面說，這個「不慢緩」從反面來說的，其實是一回事。

卯二、明作業（分四科）

辰一、勝解思擇作意

此中由勝解思擇作意故，淨修智見。

這底下第二科「明作業」。前面第一科是「明體相」，辨這個作意的體相，辨這個作意的相貌，本身的相貌。你能這麼樣的修行，會得到什麼樣的功德呢？就是「辨作業」。分四科，第一科「勝解思擇作意」。「勝解思擇作意」，你能這樣修行你得到什麼好處了呢？是這個意思。辰一「勝解思擇作意」。

「此中由勝解思擇作意故」的緣故，「淨修智見」，能夠很清淨地能修正你的智慧，

「見」也是智慧。我們前幾次講過這個「智見」，能夠使令你的智慧得圓滿；智慧得圓滿就是這個智慧逐漸地能夠深刻，逐漸地能深入諸法實相，逐漸地就由凡夫的智慧變成聖慧了，由有所執著的智慧變成無執著的智慧了，叫做「淨修智見」。煩惱是染汙的；能夠斷除煩惱，使令你所得的是清淨的智慧，就是無漏的智慧，這個「勝解思擇作意」。現在這個文上就是明白的說，這修止觀的時候，這個觀的修行是思惟分別的，是思惟、是分別、是觀察的；不是不思惟觀察，不是這麼說。

辰二、寂靜作意

由寂靜作意故，生長輕安。

底下說「由寂靜作意故生長輕安」，這個是無分別境界，就是「寂靜作意」。「寂靜作意」常常地明靜而住，不昏沈也不掉舉，內心裏面很明了而又寂靜，寂靜而又明了，這明靜而住。你常常這樣修又會得到什麼好處呢？能「生長輕安」，沒有輕安能生出來輕安；生出來輕安，你繼續的修還能「長」，叫他增長廣大，「生長輕安」。也就是這個定力增長、定力深刻了，定力由淺而深了，所以輕安樂也就特別的殊勝廣大。

這個輕安樂的成就不但是享受的問題，不是我享受到三昧樂；固然是有這個好處，但是也把你的能力加強了。就是你想有所作為，這個作為的能力強了；有了輕安樂固然是也是修行人歡喜的事情，但是同時又有一個極重要的功德，就是能力，有堪能性。說是這個斷煩惱這件事很難，其實得到禪定的人斷煩惱是很容易的，有這個能力。說得到神通很難，在這個人得神通也是個容易的事情，也可以很容易得神通。很容易可以斷惑證真證成聖道。還有很多很多的甚深的三昧，佛菩薩的三昧都可以在這個四禪八定的四禪裏面進一步的去學習，都可以成就的。所以得了禪定，「生長輕安」也還得到了一個堪能性、能力，有強大的能力，可以增長成就殊勝的功德，所以叫「生長輕安」。這就是修勝解思擇作意使令我們的智慧廣大了，這一個是非常重要的功德。「寂靜作意生長輕安」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

這是說「勝解思擇作意」的功德，「寂靜作意」的功德。

辰三、一分具分修作意

由一分具分修作意故，於諸蓋中心得解脫。

這又有這個功德，這是第三科「一分具分修作意」的功德。你也修「一分」；或者奢摩他分、或者毗鉢舍那分，勝解思擇作意。或者是「具分」具足修；由一分修、由具分修作意故，「於諸蓋中心得解脫」，就是前面說的那五蓋，這五種障礙裏邊，我們這個心原來是被這五種蓋困擾著，你想從那個蓋跳出來，不行！不可以！就是這個睡

眠就困難，就是非要多睡一會兒不可，我寧可早晨不吃飯我要多睡一會兒。說是我也知道，我不須要人說也知道：不要多睡，「不行！」到時候非要去睡不可，就是你不容易跳出來。一樣的，其他的事也是一樣，我也知道：人家小小有一點輕視我，我這忿怒就來了，我知道我的忿怒不對，但是不行！非忿怒不可。這個愛、憎都把這人困住了，你解脫不出來。現在不是，你「修一分具分修作意故，於諸蓋中心得解脫」，就能出來！這就是佛菩薩的大智慧大慈悲，給你一個法門，「你不要多睡覺！」光這一句話不行，一定要有個方法，給我們一個方法。「你不要愛，也不要憎！」你光說這一句話不行的，也還要有個方法。「一分修具分修，於諸蓋中心得解脫」，從蓋中得到解脫以後，那心情完全不同。

就是我們有一種感覺，比如說睡覺：我睡四個鐘頭我嫌少，我再多睡一個鐘頭，結果睡了一個鐘頭以後起來，頭腦不舒服，還是昏昏沈沈的不舒服。說我再多睡一會兒，更不舒服，就是有這個問題。所以不從這個昏沈裏邊出來，是一個苦惱境界，若是能夠這個奢摩他、毗鉢舍那修好了，從這個蓋中解脫出來，那完全是不同的。他那個身口意，他那個靈明的心性，你可是真是得大歡喜，你會歡喜，感覺不同。我們天天睡眠，我們天天是睡四個鐘頭，你養成習慣了到時候醒了，這個精神是清明的；你睡少了不行，少一點也還精神不對，睡多了還更不行，就是睡四個鐘頭正好，養成了這個習慣就是這樣子。從這自己經驗上也看出來，這精神的清明與不清明的境界，內心的感受是什麼味道，你就知道這一件事。從這件事來比對來說，修學聖道成功了那個境界是非常殊勝的，是不同的。所以我們應該努力，努力要改善自己，這樣子。「由一分具分修作意故，於諸蓋中心得解脫」。

辰四、無間殷重作意（分二科）

巳一、總顯

由無間殷重作意故，於諸結中心得解脫。

這個「無間作意、殷重作意」明白點說就是精進不懈怠；你能夠精進不懈怠地修止、修觀的話，不但是從諸蓋中得解脫，還能「於諸結中心得解脫」。這是什麼話呢？「諸蓋」是指現行的煩惱說的；現在「於諸結中」就是煩惱的種子，煩惱的種子是不容易斷的。所以世間的修行人，不是佛教徒，世間上的人修學禪定，他得到四禪八定了，他只是從諸蓋中心得解脫、從現行的煩惱得解脫，煩惱的種子還在，他們還不能夠得解脫的。而佛教徒能夠得解脫，能夠解脫煩惱種子，就是「由無間殷重作意」就是精進，當然這裏邊因為有般若的毗鉢舍那的關係，以所能斷煩惱的種子；這個是不共於其他外道的，佛教所特有的般若的智慧才有這種作用，「於諸結中心得解脫」。

巳二、別辨（分二科）

午一、無間作意

又由無間作意故，終不徒然而捨身命。

這個辰四「無間殷重作意」分二科，第一科是「總顯」，就是剛才說的「於諸結中心得解脫」。第二科是「別辨」，「別辨」分二科，第一科是別辨「無間作意」。

「無間作意」是什麼意思呢？若是我們能夠不間斷的去修止、修觀的話，「終不徒然而捨身命」，這一句可以變成二句話，是「徒然而捨身命」；就是我們不修止觀，就是昨天修今天不修了，就是三天打魚、兩天曬網；這樣子你「徒然捨身命」，你這一生你這生命死掉的時候，你一無所得，你什麼也沒有成就。說我得到很多的財富，很多的房地產都是我的，我是拿到博士學位了，或者我有很多很多的董事長什麼什麼的；但是你死的時候你一點事情都沒有帶去，什麼都是放下了、放在那裏了，你什麼也沒有成就，一無所成就，是徒然捨掉了生命。若是你能無間作意的話，不間斷精進的用功的話「不徒然而捨身命」，臨死的時候你有很大的成就，你有很多的成就；智慧有成就，定也有成就，無漏的戒定慧你有成就，以無漏的戒定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、三明六通都可以成就的，這時候臨死的時候心裏很歡喜。

那一回我曾經說過一件事，這些阿羅漢，當然指這個俱解脫阿羅漢，臨命終的時候還要現神通。有人問我臨命終的時候為什麼要現神通呢？現神通幹什麼呢？大概這個阿羅漢自己就是這個意思：我這個生命是無常的老病死結束了，我這個修行的這些無漏的戒定慧是不是也結束了呢？我試一試！心裏一思惟一正念，一入了定可以現出神通來，這神通沒有老病死，這無漏的戒定慧沒有老病死。就是有漏的這個惑業苦、老病死是結束了，這無漏的戒定慧還繼續地存在的，所以「終不徒然而捨身命」。「終不徒然而捨身命」這件事倒是非常有意思，這可以給你安慰，你辛辛苦苦的，沒有白辛苦，臨命終的時候心裏頭有個安慰。假設為大眾僧；我們拿佛學院來說，有些人發心為大眾僧服務，為各位同學服務，你沒有白服務，心裏面也感覺到安慰。

午二、殷重作意

由殷重作意故，速證通慧

這句話很明白的說出來；「由殷重作意」就是你不慢緩加行，精進的努力無間作意這麼修行，沒有白捨身命；我得到這個人身沒有白得，臨死的時候我沒有感覺到悲傷，「老大徒傷悲」沒有這回事。什麼呢？「速證通慧」，就是你能夠無間殷重地作意，要向佛菩薩學習的時候，你按照佛菩薩所開示的這個現成的軌道，從聞思修得無生法忍。你能這樣用功的時候，你能很迅速地成就了「通慧」、三明六通、八解脫，就是無漏的智慧般若波羅蜜多，成就了漏盡通，這是聖人了，你就會成就的，不會令你白辛苦的。

我們若是退一萬步，向後退一萬步來說，只要肯修行就好了，就是我能夠每一天我念一部《金剛經》，我能拜五百拜佛這也就很好了，或者是我能讀《大品般若經》、讀《華嚴經》、讀《法華經》，我能夠「諸惡莫作、眾善奉行」也是很好了，退一萬步來說；或者我們就念阿彌陀佛，念得一心不亂求生淨土，非常好，也是好。但是你現在若是修四念的話；觀身不淨、觀受是苦、觀心無常、觀法無我，這個「觀」我認為很有力量，當然我已經說了幾百遍了，不一樣的。你修了不淨觀的時候這個愛心就沒有了，我看這是很明顯、很清楚的一件事，很清楚的一件事，這愛心就沒有。說我原來這個愛得厲害，你叫我不愛很不行、不行，叫我不愛很難；但是你發心的時候，一搖鈴了你靜坐的時候，這時候你修不淨觀，這愛心還能有？不可能會有了嘛，那麼樣的污穢的境界還有什麼可愛的呢？有什麼可愛！

我感覺這眾生不能說不是顛倒，我看到老虎抓走鹿，然後吃那個鹿；我看見貓抓著那個松鼠，吃那個鼠；哎呀！我感覺這種心裏也不舒服。另外思惟這一件事，那個鹿可能是有病了它跑不動了，那麼你吃了，你把她的病也吃下去，你看這件事是愚蠢不愚蠢？那個松鼠很髒很髒的，我們人有的時候還可以隨時還沖沖涼，松鼠哪有這件事？你看它有多髒，這個貓還偏要吃它！就是顛倒迷惑嘛！

我們人不是顛倒迷惑，人是有智慧的，讀這《金剛經》心裏快樂，我們學習《瑜伽師地論》心裏也快樂，按照《瑜伽師地論》說的不淨觀一修，這個愛心就沒有了，你看不是很清淨、有多清淨呢！所以這個「終不徒然而捨身命；由殷重作意故，速證通慧」，「速」這個字也使令我們有羨慕心，就是真實是能有成就，就是怕你不這樣做。你若肯努力他就會有成就。尤其是；我這句話說出來又有一點分別，年輕人，如果你沒到五十歲都可以，到了五十歲你身體健康還是可以，你到了六十歲你身體健康還是可以，那個脇尊者六十才出家，後來得了三明六通大阿羅漢，所以要努力啊！

《披尋記》三八四頁：

由殷重作意速證通慧者：漏盡智通，是名通慧。〈攝事分〉說：為欲證得未得真實究竟解脫，略有三法能令獲得速疾通慧：一者智力、二者不放逸力、三者數習力（陵本八十六卷九頁）。當知彼數習力，即此殷重作意所攝。

「由殷重作意速證通慧者：漏盡智通」，這地方說這個六通裏面最後這漏盡通。漏盡通非常重要，這是聖人的境界；前五通還是凡夫境界。「是明通慧」。「〈攝事分〉說：為欲證得未得真實究竟解脫」，我們沒有，我想要證得沒有得到的真實究竟的解脫，「略有三法能令獲得速疾通慧」；「一者是智慧力」，就是從文字的佛法學習的勝解思擇作意，從文字佛法學習這個，這是個智力。二者不放逸的力量，就是不要放逸，就是

自己要知道好歹。

說到「好歹」我又有個妄想：這個蕭羽你們知道這人是誰？蕭羽是唐高祖李淵的一個重要的大臣，這個人是信佛的，可能是梁武帝的後代，在隋朝的時候他就做過官。隋陽帝是個敗家子，把他父親給他的天下本來很富強的，隋陽帝通通搞壞了；所以這就給唐太宗製造一個因緣，唐太宗做了皇帝。他感覺蕭羽這個人還是個可用的人，還是用他的。現在我在說閒話；我好像說過這件事。這個唐太宗到東北伐高麗遼東，就是到東北去伐高麗。伐的時候他叫房玄齡在長安，叫蕭羽在洛陽，他到東北，這三個據點，他就是使令他們在後方坐陣，這可見他很重視他。那麼唐太宗回來以後，就做個什麼事情呢？找一個書法家寫一部《大品般若經》，鳩摩羅什法師翻譯的《大品般若經》送給蕭羽；蕭羽是個佛教徒，他想要出家的。唐太宗做這麼一件事，給他這樣子。但是後來出了一件事，這個房玄齡和這個杜如晦兩個人是死黨，和唐太宗三個人是死黨。蕭羽這個人年紀大了老糊塗啊！他就向這個唐太宗說房玄齡、杜如晦的壞話，說完了唐太宗說什麼？「我知道好歹的呀！」你看這個蕭羽鬧一個沒有面子啊，鬧個灰頭土臉，所以就是不知道好歹啊！就是不知好歹，就是糊塗啊！

說我們現在讀了這一句話，「由無間作意故，終不徒然而捨身命。由殷重作意故速證通慧」，我們也從這裏要努力，不要不知好歹！這樣意思。

寅十六、隨順作意

隨順作意者：謂由此故，厭壞所緣，順斷煩惱。

前面是第十五科，說了這麼一大段。這底下第十六科「隨順作意」。

「隨順作意」是什麼意思呢？「謂由此故，厭壞所緣」，就這個修行人，由於他有隨順作意的關係，他能「厭壞所緣」，「所緣」是什麼？所緣就是這個臭皮囊啊！這個臭皮囊，這個色受想行識是我們所觀察的，我們很多的過患都由這個臭皮囊發出來的、發起的。所以現在佛要叫我們用功修行，就從這裏開始，這個意思。說是現在屋子裏進來一個毒蛇，你就要趕快把毒蛇、這個問題驅逐出去，不要去打蒼蠅，你打蒼蠅有什麼用呢？就是這個蒼蠅在這裏飛來飛去，他的問題不大嘛！這個毒蛇進來是問題嘛！你要從這裏趕快把這件事做好嘛！說我們也是啊！我們這個身體的大患是這個色受想得識這裏有問題啊；我們一天把這件事放那裏不管，我們不管這件事；幹什麼事情呢？看那裏有一朵花，到那去澆澆水做這個事情，這是不對的啊！

所以現在佛說這個「隨順作意」，「謂由此」隨順作意故「厭壞所緣」，要修這個作意。這個「壞」是什麼意思？表示這個身體是必朽之物，它一定要老病死的啊！你要發厭惡這個心、厭惡這個身體，「厭壞所緣」。「順斷煩惱」，你這樣子能隨順消除貪瞋

癡的煩惱，你就能隨順。如果對這個身體你不厭煩，那它就障疑你斷煩惱，它不能隨順，這麼回事。看這底下解釋得詳細了一點。

《披尋記》三八四頁：

隨順作意等者：此約厭壞對治為釋。即於有漏諸行見多過患，謂以如病如癰等行厭壞五取蘊故，是名厭壞所緣。此即加行道攝。

「隨順作意等者：此約厭壞對治為釋」來解釋這個「隨順作意」。「即於有漏諸行見多過患」，就是有煩惱的活動；我們也是做了一些有功德的事情，但是我們用貪瞋癡的心做的，這個事情做出來。我們也不殺、不盜、不淫、不飲酒，也不妄語、不綺語、不兩舌、不惡口，我們做了很多利益人的事情，但是你還是用貪瞋癡心做的，就是有問題了。你若是「厭壞所緣」的時候就「順斷煩惱」，所以「於有漏諸行」要「見多過患」，這個有漏的惡法是有過患；有漏的善法還是有過患的，因為那貪瞋癡沒斷嘛！你要看見它有很多的過失、有很多的災患，一定要注意這件事。說今天沒有事，我這樣做今天沒有事；但是明天就有事了，你要看見，你不要光顧眼前，多向前看一點、多向前看，最低限度要看到三年以後的事情，要向後看，「見多過患」。

那怎麼樣看它的過患呢？「謂以如病如癰等行厭壞五取蘊故」，說這個身體現在生一個瘡，在我這個膀臂生瘡我就對這個地方不滿意，對其他的地方滿意，我這個不滿意。現在說對這全部的色受想行識，它就是一個瘡啊！就是要這樣想：它就是一個病、就是個癰瘡啊！對全部的色受想行識都不歡喜啊！要這樣觀察：如病、如癰、如箭，這麼樣觀。這個「等」是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，要這樣去觀察。「厭壞五取蘊故」，這樣子對這個五取蘊你就有厭離心，不去愛著它了；但是也要將就一點，你沒有這個身體也不能修行。「是名厭壞所緣」，這個「厭壞所緣」就是這樣意思。

「此即加行道攝」，這是加行道；就是在「無間道」之前、也叫「方便道」。這個「無間道」是斷煩惱，斷煩惱之前你要有「加行道」，就是努力的修四念處；這個努力的修四念處，也叫做「隨順作意」。由這個「隨順作意」的厭壞色受想行識，不高興這個臭皮囊，就是「順斷所緣」、順斷煩惱，就能把煩惱斷掉了，就能斷煩惱的。這是要這樣修行。

另外一件事，就是初發心的人；這個初發心的人是誰？初發心是誰？初發心的人應該做兩個解釋；第一個最容易明白容易知道的，就是想要出家還沒出家的這個人，這是初發心的人，這是一種。第二個初發心呢，出家一百年了，但是他還是迷迷糊糊的，也是初發心。這兩種人，我們對這種人…；我也是初發心啊！我並不要說把自己擡高了，我也是初發心；對其他的初發心的人，愛護一點、愛護一點。怎麼愛護？你

能夠有個示範的作用，這就是愛護，這就是愛護。那個初發心的，他想要出家還沒出家，他看你們出家多少年了，「喔！你是這樣子，我不出家了！」就會有這種事情。如果你能夠示範，「唉呀、出家人！你看！每一個都這麼樣有品德有修養，好！我也要出家修行」，這就是你有個帶頭作用，這就叫做愛護，叫做愛護。如果我們不這樣子，我不管別人的死活都不管，我歡喜怎麼樣就怎麼樣；我不要去想明天，我只看眼前。糟糕了！你自己也是有個帶頭的作用，使令別人跟你學，不好！這是不對的。所以我們應該要努力，要修這個隨順作意。「調由此故，厭壞所緣，順斷煩惱」

寅十七、對治作意

對治作意者：謂由此故，正捨諸惑，住持於斷，令諸煩惱遠離相續。

這個「對治作意」是什麼呢？「對治作意」就是四念處。你就是修這個四念處；「觀身不淨」對治這個貪心；「觀受是苦」，我還認為世間是樂，還想要打什麼主意，我還想要去做董事長啊！不必、世間都是苦！「觀受是苦」。「觀心無常，觀法無我」，這世間上一切有為法都是無常的，轉眼間就變了啊！

說「曹孟德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！」什麼「西望夏口，東望武昌」，「夏口」就是漢口，我沒去過這個地方。「舳艫千里，旌旗蔽空…」曹操、曹孟德「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？」【注：出自《前赤壁賦》「客曰：『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』，此非曹孟德之詩乎？西望夏口，東望武昌，山川相繆，鬱乎蒼蒼；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？方其破荊州，下江陵，順流而東也，舳艫千里，旌旗蔽空，**隴**酒臨江，橫槊賦詩；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？」】都是無常的啊！楚霸王也是無常；劉邦戰勝了楚霸王感覺得意了，不久他就流淚了，都是無常的啊！所以還是趕快修四念處。

「對治作意者：謂由此故，正捨諸惑」，就是由四念處它能正面的、很重要的、很有力量的能棄捨一切煩惱。「正捨諸惑」，能對治這個貪瞋疑、對治這個我癡、我見、我愛、我慢，對治這個、「正捨諸惑」。「住持於斷」，正捨諸惑就是把惑斷了，斷了以後沒有煩惱就是清淨；使令這個清淨的境界能保持住而不失掉，就叫「住持於斷」。

「令諸煩惱遠離相續」，你繼續的修不淨觀、修四念處，使令這個煩惱「遠離相續」，遠了又遠、遠了又遠，住於不生法中，這不是得聖道了嘛！

《披尋記》三八四頁：

對治作意等者：此約斷對治、持對治、遠分對治為釋。正捨諸惑，調斷對治。住持於斷，調持對治。令諸煩惱遠離相續，調遠分對治。斷對治者，無間道攝。持對治者，解脫道攝。遠分對治者，勝進道攝。

「對治作意等者：此約斷對治、持對治、遠分對治為釋」，解釋這個「對治作意」。前面是約「厭壞對治」解釋「隨順作意」；這是約其餘的三個作意來解釋這個「對治作意」，這底下就解釋。

「正捨諸惑，調斷對治」，就是修這個四念處，你能夠無間殷重作意，也就是隨順作意，就把煩惱斷了，這叫「斷對治」。「住持於斷，調持對治」，這個「持對治」是什麼意思？「住持於斷」；這個斷的這個清淨的境界能「住持」，能夠保持不失掉，保持不壞，那麼叫「持對治」。「令諸煩惱遠離相續」是「遠分對治」；「令諸煩惱遠離相續」，遠離你的色受想行識，從色受想行識上遠離這一切貪瞋疑的煩惱，使令這遠而又遠、遠而又遠；這還是修四念處的關係，就能遠而又遠，這叫「調遠分對治」。

「斷對治者，無間道攝」。「無間道」是什麼意思？我們叫做「有間」；你修行很久了，你還沒能夠見到法性理，沒能見到諸法如，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」，你還沒能見到「諸相非相」，什麼原因呢？就有煩惱作障礙。「間」，間者隔也，隔離的意思，有間就有隔礙。現在「無間」，把煩惱斷掉了，你的清淨的智慧與諸法如相契合了，所以「無間道」；「無間道」明白點說就是把煩惱斷了，所以這個「斷對治」就是「無間道攝」，它們是一回事。

「持對治」就是「解脫道攝」；沒有煩惱了；煩惱是繫縛你嘛！沒有煩惱繫縛你，你不是自在了？就是這個意思。

「遠分對治者」是「勝進道攝」，你繼續修四念處，還能進一步去斷另一品煩惱，進一步去斷掉其餘的煩惱。初果，你繼續修四念處，那麼就又斷了煩惱，得二果；二果再繼續修行，就到三果，就是把煩惱繼續就斷了，這樣意思。所以「遠分對治者」是「勝進道」，就是進一步更得到殊勝的果位，殊勝的功德，那麼就叫「勝進道」。

約這三種治；斷對治、持對治、遠分對治來解釋這個「對治作意」。這四十個作意裏邊，現在這是第十七科，「對治作意」。